



万物

小姨的落花

□ 马俊

小姨比我大6岁，小时候，我像小尾巴一样跟着她。她会和我说所有喜怒哀乐，虽然有些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是她觉得跟我说了，就算我为她分忧了。

小姨刚上高三时，住院了几个月。她再回到学校时，却发现怎么都跟不上课程了。以前，她的成绩很好，老师说她考大学十拿九稳。可那场伤筋动骨的病伤了她，她怎么都赶不上别人了。快要高考了，小姨的成绩却越来越差。眼看考大学无望，家人劝她：“干脆第二年复读算了。”可小姨不想复读，她不想看到同学们都进了大学，而她还在高三挣扎。于是，她毅然决定退学。我们都知道，小姨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考不上索性不考了，她怕落榜了更没面子。家人拗不过小姨，只好同意她退学。

那年春天，小姨的同学都在准备高考，小姨却早早回到家中。她对我说：“性格决定命运，我就是这种性格，只好认命了！”她经常一整天不发一言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。她爱看《红楼梦》，大姨说她再这样看下去就成林黛玉了。

外祖母家有一片桃园，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和小姨经常坐在桃园里看花。小姨坐着看落花的时候，总是呆呆的。有时，她长久地凝视一树桃花，时间像是被定住了。我知道小姨难过，就像乖巧的小猫一样，默默地陪着她。

桃花灿烂，开出美丽的风景。不过花期短暂，很快到了落花时节。桃花飘落的时候，桃园里落英缤纷，地上也铺满了浅粉色的桃花。有一天，小姨对我说：“咱们把落到地上的花瓣捡起来吧！”她找了一个袋子，招呼我捡地上的花瓣。小姨跟我讲过《红楼梦》里黛玉葬花的故事，难道她真的像大姨说的，成了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？

不得已退学这件事，成了小姨人生中的第一个坎，她该怎样跨过去？我很想劝小姨像隔壁村的强子那样，毅力非凡，败而不馁，一个劲儿地复读，一年考不上就考两年，两年考不上就考三年。可是小姨就是小姨，她有自己的个性。

我们捡了很多落花。我心想，小姨一定是想像林黛玉一样，通过葬花的方式向一段经历告别。谁知，小姨拉着我去了河边。她拿出袋子里面的花瓣，抓起一把，撒到河里。轻盈的花瓣漂在水上，随着流水向东漂去。撒完花瓣，小姨突然大声说：“流水落花春去也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！”我那时虽然还在上小学，但会背诵不少诗词了，听得出来小姨前半句说的是李煜的《浪淘沙》，后半句说的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现在想起来小姨真是“串烧”高手。小姨的落花，随着水流漂走了。

后来，小姨仰望着枝头对我说：“快看，花落了，小桃子长出来啦！”再后来，小姨彻底走出了心灵困境，开启了新的生活旅程。多年以后，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小姨用落花告诉自己，也告诉我：人生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，既然事实已定，就随他去吧，就像落花随流水漂走一样。那些让你伤痛的事，最终给予你更强大的力量，就像落花之后结了果实一样。

闲话

您干了，我随意

□ 清秋

“您干了，我随意。”这是我刚上班时，在一次同事聚会上说的话，大概是给领导敬酒时脱口而出的。当时已经喝了不少酒，不知怎么就冒出这样一句话。旁边的同事指指我手里端着的满满一杯酒，急忙纠正我：“清秋，应该是‘我干了，您随意’。你说反了！”那一刻，我很窘迫。

20来岁时，我毕业后在车间做运输工，能喝酒是出了名的。年轻的自己凭着身体好，每次聚会，拿起酒杯，都要先干三杯。和同事碰杯时，不管酒有多少，一定是先干为敬，然后再给自己斟满一杯。别的部门同事大都知道我是个能喝的“勇三郎”。当时，我很为这个绰号自豪。酒至半酣时，我会说很多不该说的话，类似“您干了”这样不靠谱的话就说过不少。

30多岁时，我在车间做技术工作，聚会也多了起来，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

样张狂了。举杯前，往往要先琢磨一下自己杯中的酒，想一想应该几口喝完为宜。也就是说，已经不敢扬起头就把一杯酒干了，常说的就是“咱三口干吧”，然后轻轻抿一口，放下酒杯夹点菜吃。偶尔和特别要好的朋友聚会时会醉一次，回到家吐得眼冒金星，胃里似翻江倒海一般。有时一个晚上吐好几回，弄得妻子和孩子都睡不好觉。我也下决心：今后再也不喝酒了！但这样的决心只能坚持一两天。

一转眼，40多岁了，早已调到厂部做管理工作的我，白发悄悄爬上鬓角额头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每天下班，我都回家吃饭，有聚会尽量推。与亲朋好友聚会时，能不喝酒就不喝酒，即使喝，也不再随便和人家干杯了。自然，这个年纪，很多时候是人家敬我，我也不必像年轻时那样杯杯都干了。有时，有“知情人”说起当年那句“您干了”的“名

句”时，我总会摇摇手说：“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。”在酒桌上，有时看到小伙子，也如我当年那般，一副“勇三郎”的样子，心中会觉得有点可笑。但转念一想：谁不是从年轻时过来的呢。当然，我现在基本不会酒醉了，偶尔想醉也不敢醉，因为岁月不饶人哪！

如今，已过五秩之年的我，回忆自己喝酒的这些事情，有很多感慨。有时，看看过去意气风发的老照片，那个一脸稚气却豪情万丈的年轻人，和今天淡定从容的自己差别很大。人生就是如此，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有的是力气，气盛得很。及至中年，阅世渐多，便安静下来，于生活而言，已经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，更是不敢大意。

不管怎样，再回到敢说“您干了，我随意”的年龄已不可能。但每每想起这句话，还是暗暗地觉得好笑。

枯

万里春 摄



市井

你见过凌晨的小城吗

□ 赵仕华

起多早算早？这个不好回答，因为我想起了那句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。我居住在县城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市，从城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每天，晨风吹醒小城时，如果起得足够早，你就能遇到很多人，看到很多的事。

黎明前，打破小城寂静的，除了出租车，最常见的是三轮车。三轮车有装劳动工具的，有装货物的，还有的是空车。有时，也能看到那三轮车里拉着新鲜蔬菜。我不由得想起了岳母卖菜的那些日子。她和岳父天不亮就得起床，把菜装到三轮车里拉到农贸市场时，天不过刚亮。路上还有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骑着摩托车，如果车的速度不快，还能看清司机嘴上叼着的烟。车从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就能闻见淡淡的烟草味。

在路上走着，我看到卖菜的人，有老人也有中年人，以女性居多，偶尔也

能看到男性。他们提着竹编的篮子，篮子里有时装蔬菜。很多人起这么早，只为了占一个好摊位。有几次，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，向他们问了声好，他们也热情地回应我。只可惜，我平时不在家做饭，否则一定买点葱、蒜、白菜、萝卜。

街上最多的是风雨无阻的清洁工人。他们穿着一身橘黄色的衣服，偶有灯光射过，衣服的反光带在灯光下发光。下雨的时候，他们披着雨衣；天热的时候，他们戴着斗笠。他们早早起来给小城做美容，陪伴他们的，是昏黄的灯光。

天亮才打烊的店铺也是有的。有几次，我经过夜市街的时候，看见两个熟悉的老板正在关卷闸门。他们和我打招呼，戏称自己的作息时间和外国人同步。很多时候也能看到街上警灯闪烁，有流动巡逻的民警，也有定点巡查的民警。不管什么时段在街上走，我们能有满满的安全感，他们功不可没。

我曾看见挑着鸟笼遛鸟的老人，一前一后拿着两个鸟笼，鸟笼用丝绸的罩子罩着，看不清里面究竟有什么鸟。这样的老人只是偶尔才见到，并不是早起的主力军。最常见的是晨跑的人、退休了的老年人，他们是早起的主力军。也有些中年人，孩子读高中、大学，用不着自己操心，有时间出来锻炼身体。

天再亮一点的时候，就能看到老人带着孩子上幼儿园。街上的车越来越多，上班族已经开始上班了。晨练的老头老太太换了衣服，准备去买菜。新的一天算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晨风中的小城，有别样的风景。晨风中的每一个人，或许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，或喜或悲，或感天动地，或平淡无奇。

今天凌晨，我本想出门跑步，但推开窗子一看，外面下着蒙蒙细雨。空气里散发着草木的香气，我思绪万千。不知不觉，天就要亮了。